朱子語類

七十三 易

咸至未濟

仁13
775
25

易八

咸

不言泰咸恒損益既濟未濟此八卦首尾皆是一義如咸皆是感動之義咸內卦艮止也何以皆說動曰艮雖是止然咸有交感之義都是要動所以都說動卦體雖是動然才動便不言動之所以不言者以內卦爲艮也

咸就人身取象看來便也是有此取象說咸上一畫如人口中三畫有腹背之象下有二人脚之象艮就人身取象便也似如此上一陽畫有頭之象中二陰有口之象所以艮其輔於五爻言之內卦以下亦有足象碼

問本義以爲柔上剛下乃自旅來旅之六五上而爲咸之上六旅之上九下而爲咸之九五此謂乘上剛下與程傳不同先生問所以不同何也銖曰易中自有卦變耳曰須知程子說有不通處必着如卦變說方見得下落此等處當録出看銖

山上有澤咸當如伊川說水潤土燥有受之義又曰土若不虛如何受得又曰上兌下艮兌上缺有澤口之象艮上一畫陽有土之象下二陰畫中虛便是淪水之象礙

問君子以虛受人伊川注云以量而容之擇交而受之以量容是要着意容之否曰非也以量者乃是隨我量之大小以容人便是不虛了又問貞吉悔亡易傳云貞者正而固不動何也曰其義

虛中無我之謂本義云貞者正而固不動何也曰其義常解經只要依訓詁說字如貞字作正而固仔細玩索自有滋味若曉得正而固則虛中無我亦在裡面又問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莫是此感彼應憧憧是添一箇心否曰往來固是感應憧憧是一心方感他一心又感他來應如正其義便欲謀其利明其道便欲計其功又如赤子入井之時此心方怵惕要去救他又欲他父母道我好這便是憧憧底病

厚之問憧憧往來朋從爾思曰往來自不妨天地間自是往來不絕只不合着憧憧了便是私意（德明録云如暑來寒來日往月來）

來皆是常理只着個憧字便閙了又問明道云莫若廓然而大公物來順應如何曰廓然大公便不是憧憧物來順應便不

是朋從爾思此只是比而不周周而不比之意這一段舊看易感人近來看得節目極分明可學往來是感應合當底憧憧是私感應自是當有只是不當私感應耳淵

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聖人未嘗不教人思只是不可憧憧這便是私己感應自有個自然底道理何必思他若是義理却不可不思淵

問咸傳之九四說虛心貞一之處全似敬曰蓋嘗有語曰敬心之貞也方

易傳言感應之理咸九四畫矣方

問伊川解屈伸往來一段以屈伸為感應屈伸之與感應若不相似何也曰屈則感伸伸則感屈自然之理也今以尋息觀之出則必入出感入也入則必出入感出也故曰感則有應應復為感所感復有應屈伸非感應而何洛

或問易傳說感應之理曰往則感得那月來寒往則感得那暑來暑往則感得那寒來一感一應一往一來其理無窮感應之理是如此曰此以感應之理言之非有情者云有動皆為感似以有情者言曰父慈則感得那子愈孝子孝則感得那父愈慈其理亦只一般文蔚

問易傳言有感必有應是如何曰凡在天地間無非感應之理造化與人事皆是且如雨暘兩不成只管兩便感得箇暘出來暘不成只管暘暘已是應處又感得兩來

是感則必有應所應復為感寒暑晝夜無非此理如人夜睡不成只管睡至曉須著起來一日運動向晚亦須當息凡一生一死一生一出一入一往一來一語一默皆是感應中人之性半善半惡有善則有惡古今天下一盛必有一衰聖人在上兢兢業業必日保治及到衰處自是整頓不起終不成一向如此必有興起時節唐正觀之治可謂甚盛至中間武后出來作壞一番自恁地塌底去至五代衰微極矣國之紀綱國之人才舉無一足特一旦聖人勃興轉動一世天地為之豁開仁宗時天下稱太平眼雖不得見想見是太平然當時宋異亦數有之所以馴至後來之變亦是感應之常如此又問感應之理於學者工夫有用處否曰此理無乎不在如何學者用不得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亦是這道理研精義理於內所以致用於外利用安身於外所以崇德於內橫渠此處說得更好精義入神事豫吾內求利吾外利用安身素利吾外致養吾內此幾句親切正學者用功處

林一之問凡有動皆為感感則必有應曰如風來是感樹動便是應樹搖又是感下面物動又是應如畫極必感得夜來夜極又便感得晝來曰感便有善惡否曰自是有善惡曰何謂心無私主則有感皆通曰心無私主不是瞑漠沒理會也只是公善則好之惡則惡之善則賞之惡則刑之此是聖人之至神之化心無私主如天地一般寒則偏天下皆寒熱則偏天下皆熱便是有感皆通

通曰心無私主最難曰只是克去已私便心無私主若心有私主只是相奪者應不相奪者則不應如好讀書人見讀書便愛不好讀書人見書便不愛淳

器之問程子說感通之理曰如晝而夜夜而復晝循環不窮所謂一動一靜互為其根皆是感通之理木之問所謂天下之理無獨必有對便是這話否曰便是天下事那件無對來陰與陽對動與靜對一物便與一理對君可謂莫矣便與民為對人說基盤中間一路無對某說道便與許多路為對因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與屈伸消長之說邵氏擊壤集云上下四方謂之宇古往今來謂之宙因說易感感處伊川說得未徹往來自還他有自然之理惟正靜為主則吉而悔亡至於憧憧則私為主而思慮之所及者朋從所不及者朋從矣是以事未至則迎之事已過則將之全捐脫不下今人皆病於無公平之心所以事物之來少有私意雜焉則陷於所偏重矣木之

趙致道問感通之理曰感是事來感我通是自家受他感處之意時舉

問程子說感應在學者日用言之則如何曰只因這一件事又生出一件事來感與應因第二件事又生出第三件事第二件事又是感第三件事又是應如王文正公平生儉約家無姬妾自東封後真宗以太平宜共享令直省官為買妾公不樂有沈倫家鬻銀器花藍火筒之屬公頓慶曰吾家安用此其後姬妾既具乃復呼直

若官求前日洗氏銀器而用之與買妾底便是感買銀器底便是應淳

繫辭鮮感九四據文義看上文說貞吉悔亡貞字甚重程子謂聖人感天下如兩暘寒暑無不通無不應者貞而已矣所以感之者果貞矣則吉而悔亡蓋天下本無二理果同歸矣何慮乎殊塗果一致矣何慮乎百慮所以重言何思何慮也如日月寒暑之往來皆是自然感應如此日不往則月不來月不往則日不來寒暑亦然往來只是一般往來但憧憧之往來者患得患失既要感這不之要感那人便自憧憧忙亂用其私心而已屈伸相感而利生焉者有書必有夜設使長為晝而不夜則何以息夜而不晝安得有此光明春氣固是和好只有春夏而無秋冬則物何以成一向秋冬而無春夏又何以生屈伸往來之理所以必待迭相為用而後利所由生春秋冬夏只是一個太感秋冬則必應之而秋冬又為春應也春夏是一個感應所應復為感所感復為夏之感以細言之則春為夏之感夏則應春而又為秋之感秋為冬之感冬則應秋而又為春之感所以不窮也尺蠖不屈則不可以伸龍蛇不蟄則不可以藏身今山林冬暖而蛇出者往往多矣此即屈伸往來感應必然之理夫子因往來字說得許多大又推以言學所以內外交相養亦只是此理而已橫渠同事豫吾內求利吾外泰利吾外致養吾內以上則不容計功所謂窮神知化乃養盛自至非思勉

所及此則聖人事矣謨

或說貞吉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云一往一來皆感應之常理也加憧憧焉則私矣此以私感彼以私應所謂朋從爾思非有感必通之道矣先生然之又問往來是心中憧憧然往來猶言往來於懷否曰非也下文分明說曰往則日來寒往則暑來暑往則寒來往則月來月往則日來寒暑往來伊川說做倒了所以致人疑一往一來感應之常理也自然如此又問是憧憧然往來之間否曰亦非也這个只是對那日往則月來底說那个只是自然之往來此憧憧者是加私意不好底往來憧憧只是加一个忙迫底心不能順自然之理猶言朋長正

心與計獲相似方往時又便要來方來時又便要往只是一个忙又曰方感去時是往後面來底是來如人耕種下種是往少間未生是來問憧憧往來如伯者以私心感人便要應自然往來如王者我感之也無心而應周徧公溥無所私便是如此否曰也是如此又問此以私而感恐彼之應者非以私而應只是應之者有限量否曰也是以私而應如「自家以私惠及人少間被我之惠者則不以我為恩矣王者之感如云王用三驅失前禽者不以為怨如此方是公正無私心又問天下何思何慮人固不能無思慮只是不可加私心歟其如此否曰也不曾教人不得思慮只是道理自然如此感應之理本不消思慮空費思量空費計較空

賞安排都是枉了無益於事只順其自然而已因問其人在位當日之失便是如此不能公平其心翕受敷施每廣坐中見有這處人即加敬與語其他皆不顧以至差遣之屬亦有所徧重此其所以收怨而召禍也曰這事便是難說今只是以成敗論人不知當日事勢有難處者若論大勢則九分九釐須遷時節或其人見識之深淺力量之廣狹病却在此而論却不是前輩有云牢籠之事吾不為也若必欲入人面分上說一般話或慮其人不好他日或為吾患遂委曲牢籠之此却是憧憧往来之心與父說話或偶然與這人話未終因而不暇及其他如何逐人面分問勞他得李文靖為相最端重每見人不交一談或有諫之者公曰吾見豪傑

所弛之士其議論尚不足以動人意今所謂通家子弟每見我語言進退之間尚周章失措此等有何識見而足與語徒亂人意耳王文正李文穆皆如此不害為賢相豈必人人皆與之語耶宰相只是一箇進賢退不肖若着一毫私心便不得前輩嘗言做宰相只要辨一片心辦一雙眼心公則能進賢退不肖眼明則能識得那人是賢那箇是不肖此兩言說盡做宰相之道只怕其所好者未必真賢其所惡者未必真不肖耳若真箇知得更何用牢籠且天下之大人才之衆可以人人牢籠之耶或問如一樣小人涉歷既多又未有過失自家明知其不肖將安所措之曰只恐居其位不交若久少間此等小人自然退聽不容他出来也今之為相者朝夕

疲精神於應接書簡之間更何暇理會國事世俗之論
遂以此為相業然只是牢籠人住在那裡今日一見明
日一請或住半年周歲或住數月心不得已而後與之
其人亦以為宰相之顧我厚令我得好善遣而去賢愚
同滯壅世以為當然有一人焉略敘分別善惡杜絕干
請分諸關於部中已得以應接之煩稍留心國事則
人皆非之矣且以當日所用之才觀之固未能皆賢然
比之今日為如何矣白之謗議者皆昔之遭擯棄之人
也其論固何足信此下逸名宰籠得一人則所謂小人
者豈止此一人與一人則千百皆怨矣且吾歎宰籠之
能保其終不畔已否已往之事可以鑒矣如公之言却
是憧憧往來之心也其人之失處却不在此却是他未

能其實賢不肖之分耳或曰如某人者也自文采潔
豈可棄之耶曰公欲取賢才耶取文采耶且其廉
已之事耳何足以救其利口覆邦家之禍哉今世之人
見識一例低矮所論皆果某嘗說須是盡吐瀉出那肚
裡許多渣滓憎惡濁底見識方略有進處譬如人病傷寒
在上則吐在下則瀉此方得病除或曰近日諸公多
有為某平之說者如何曰所謂近時惡濁之論此是也
又或謗論某嘗說此所謂平者乃太不平也不知怎生
平得個問胡文定說元祐其人建議欲為調停之說者
云但能內君子而外小人天下自治何必深治之哉此
能體天理人欲者也此語亦似持平之論如何曰文定
未必有此論然小人亦有數般樣若一樣可用底也須

用或有事勢危急翻轉後其禍不測或只得隱忍權以濟一時之急耳終非常法也明道當初之意便是如此欲使諸公用熙豐執政之人與之共事令緩熙豐之法或他日事翻則其罪不獨在我他正是要使人翻然亦拙謀諺所謂捲旦捕雀我知不見雀不知雀知看見我你欲以此術制他不知他之術更高你在所以後来温公留章子厚欲與之共變新法卒至簾前時哭得罪而去章念叨曰他日不能陪相公樊劍得便至如此無可乎之理盡是拙謀某嘗說今世之士所謂巧者是大拙無有能以巧而濟者都是枉了空費心力只有一箇公平正大行將去其濟不濟天也古人間有如此用術而成者都是偶然不是他有意智要之都不消如此決定

無張子房號為有意智者以今觀之可謂甚疎文帝與項羽和而反兵伐之此成甚意智只是他命好使一一番了第二番又被他使得勝又曰古人做得成者不是他有智只是偶然只有一箇正其謀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其他費心費力用智用數牢籠計較都不濟事都是枉了又曰本朝以前宰相見百官皆以班見國忌拈香歸来回班以見宰相見時有刻數不知過幾刻便喝相公尊重用屏風攔斷也是省事攔截了幾多干請私曲底事某舊則陳魏公湯進之為相時那時猶無甚人相見每見不過五六人十數人他也隨官之崇卑做而參請今則不勝其多為宰相者每日只了得應接更無心理會國事如此者謂之有相業有精神秦會

之也是會做嚴救尊重不妄發一談其答人書只是數字今宰相荅人書刻地委曲詳盡人皆翕然稱之只是不曾見已前事只見後來習俗遂以為例其有忽然者便群起非之矣温公作相日有一客位榜分作三項云訪及諸君若覩朝政闕遺庶民疾苦歎進忠言請以奏牘聞於朝廷某得與同僚商議擇可行者敢告行之若但以私書寵喻終無所益若光身有過失欲賜規正則可以通書簡分付吏人傳入光得內自省訟佩服改行至於理會官職差遣理雪罪名凡于己身計並請一面進狀光得與朝省衆官公議施行若在私第垂訪不請語及此皆前輩做處又曰伊川云狥俗雷同不與做隨時惟嚴毅特立乃隨時也而今人見識低只是狥俗之

論流俗之論便以為是可歎也公門只是見那向背不得差遣底人說他自是怨他若教公去做看方見得難且如有兩人為自家執政定不肯舉若自家平日以一人為賢一人為不肖而捨其不肖若舉此一人則彼一人怨必矣如何盡要他說好得只怕自家自認不破賢者却以為不肖不肖者却以為賢如此則垂若認得定何害又有一樣人底半間不界可進可退自家却以此為賢以彼為不肖此尤難認便是難又曰舜有大功二十以其舉十六相而去四凶也若如公言却是舜有大罪二十矣僩

問咸之九五傳曰感非其所見而說者此是佳貞一之理則如此曰武王不泄邇不忘遠是其心量該遍故閭流

如此是此義也 方

恒

恒是箇一條物事徹頭徹尾不是尋常字右字作橫其說
象一隻船兩頭皆非岸可見徹頭徹尾值
緩之問常非一定之謂一定則不能恒矣曰物理之始終
變易所以為恒而不窮然所謂不易者亦須有以變通
乃能不窮如君尊臣卑分固不易然上下不交也不得
父子固是親親然所謂命也以上父子皆異宮則又有
變焉惟其如此所以為恒論其體則終是恒然體之常
所以為用之變用之變乃所以為體之恒 道夫
恒非一定之謂故晝則必夜夜而復晝寒則必暑暑而復
寒若一定則不能常也其在人冬日則飲湯夏日則飲

水可以仕則仕可以止則止今日道合便從明日不合
則去又如孟子辭齊主之金而受薛宋之餽皆隨時變
易故可以為常也道夫
能常而後能變能常而不已所以能變及其變也常亦只
在其中伊川却說變而後能常非是 僩
正便能久天地之道恒久而不已這箇只是說久漏
物各有箇情有箇人在此決定是有那羞惡惻隱是非辭
讓之情性只是箇物事情却多般或起或滅然而頭面
却只一般長長恁地這便是觀其所恒而天地萬物之
情可見之義乃若其情只是去情上面看淵
叔重說浚恒貞凶恐是不安其常而深以常理求人之象
程氏所謂守常而不能度勢之意曰未見有不安其常

之象只是歎深以常理求人耳時舉
問恒其德貞婦人吉夫子凶德指六謂常其柔順之德固
貞矣然此婦人之道非夫子之義蓋婦人從一而終以
順為正夫子則制義者也若從婦道則凶曰固是如此
然須看得象占分明六五有恒其德貞之象占者若婦
人則吉夫子則凶大底看易須是曉得象占分明所謂
吉凶者非爻之能吉凶耳且如此爻不是既為婦人又為夫子只是有恒
其德貞之象而以占者之德為吉凶耳又如恒固能亨
而無咎然必占者能久於其道方亨而無咎又如九三
不恒其德非是九三能不恒其德乃九三有此象耳占
者遇此雖正亦吝若占者能恒其德則無羞吝矣

遯

問遯卦遯字雖是逃隱大抵亦取遠去之意天上山下相
去甚遠絕象之以君子遠小人則君子小人如天山
相絕之義須如此方得所以卦爻皆是君子之事學者
問遯亨遯而亨也分明是說能遯便亨下更說剛當位而
應與時行也是如何曰此其所以遯而亨也陰方微為
他剛當位而應所以能知時而遯是能與時行不然便
是與時背也礪
問小利貞浸而長也是見其浸長故設戒令其貞正且以
寬君子之患然亦是見其貞正之福曰是如此此與否初二兩
爻義相似同

問小利貞之象辭小利貞浸而長也之語觀之則小當爲陰柔小人如小往大來小言君子能遯則享小人則利於守正不可以浸長之故而侵迫於陽也此與程傳遯者陰之始長君子知微故當深戒而聖人之意未遽已故有與時行小利貞之教之意不同曰若如程傳所言則於剛當位而應與時行也之下當云止而健陰進而長故小利貞浸而長也而不言陰進而長則小指陰小之小可知況當遯去之時事勢已有不容正之者程說雖善而有不通矣又問遯尾厲勿用有攸往者言不可有所往但當晦處靜俟耳此意如何曰程傳作不可往謂不可去也言遯已後矣不可往往則危往既危不若不往之爲無災其初以爲不然遯而在後尾也既已危矣豈可更不往乎若作古辭看尤分明先生又言執之用黃牛之革莫之勝說此言象而占在其中矣亦有此德也說

錄疑

伊川說小利貞云尚可以有爲陰已浸長如何可以有爲所說王允謝安之於漢晉恐也不然王允是笑殺了董卓謝安是乘王敦之老病皆是他衰微時節不是浸長之時也兼他是大臣亦如何去此爲在下位有爲之兆者則可以去大臣任國安危君在與在君亦與去之如何去又曰王允不合要盡殺梁川兵所以致敗礪

遯尾厲到這時節去不迭了所以危厲不可有所往只得看他如何賢人君子有這般底多端

問畜臣妾吉伊川云待臣妾之道君子之待小人亦不如是如何曰君子小人更不可相對更不可與相接若臣妾是終日在自家脚手頭若無以係之則望望然去矣又曰易中詳識物情備極人事都是實有此事今學者平日只在燈窗下習讀不曾應接世變一旦讀此皆看不得某舊時也如此即管讀得不相入所以常說易難讀

問九五嘉遯以陽剛中正漸向遯極故為嘉美未是極處故戒以貞正則吉曰是如此便是剛當位而應處是去得恰好時節小人亦未嫌自家只是自家合去莫見小人不嫌却與相接而不去便是不好所以戒他貞正

大壯

問大壯大者正也正大不同上大字是指陽下正大是說理曰亦緣上面有大者正一句方說此學履

大壯利貞利然正也所以大者以其正也既正且大則天地之情不過於此

問雷在天上大壯君子以非禮弗履伊川云云其義是否曰同是君子之自治須是如雷在天上恁地威嚴猛烈方得若半上落下不如此猛烈果決濟得甚事

或問伊川自勝者為強之說如何曰雷在天上是甚威嚴人之克己能如雷在天上則威嚴果決以去其惡而必於為善若半上落下則不濟事何以為君子須是如雷在天上方能克去非禮方能自守而不進九四藩決不羸壯于

此卦如九二貞吉只是自守而不進九四藩決不羸壯于

大輿之輹却是有可進之象此卦爻之好者蓋以陽居陰不極其剛而前遇二陰有藩決之象所以為進非如九二前有三四二陽隔之不得進也又曰喪羊于易不作疆場之易漢食貨志疆場之場正作易蓋後面有喪羊千易亦同此義今本義所注只是從前所說如此且仍舊耳上六取喻甚巧蓋壯終動極無可去處如羝羊之角掛于藩上不能退之理但必艱始吉耳艱遂然艱則吉者畢竟有可問大壯本好爻中所取却不好如六五對九二處非其位九四對上九本非相應都成好爻不知何故曰大壯便是過了才過便不好如睽卦之類却是易之取爻多為占者而言占法取變爻便是到此處變了所以困卦雖是不好然其間利用祭祀之屬却好問此正與群龍无首利永貞一般曰然却是變了故如此耳

此卦多說羊羊是兌之屬兌于通說這箇是夾住底兌卦兩畫當一畫消

晉

康侯似說富弼相似用錫馬之用只是箇虛字說他得這箇物事滿

晝日是那上卦離也晝日為之是此意滿

問初六晉如摧如象也貞吉占辭曰罔孚裕無咎又是解上兩句恐貞吉說不明故又曉之又問受茲介福于其王母指六五以為言先妣之事占何也曰恐是如此蓋

周禮有享先妣之禮又問衆允悔亡曰衆允象也悔亡占也又問晉其角維用伐邑本義作伐其私邑程傳以為自治如何曰便是程傳多不肯說實事皆以為取喻伐邑如墮貴墮節之類是也大抵今人說易多是見易中有此一語便以為通体事當如此不知當其時節地頭其人所占得者其象如何若果如今人所說則易之說有窮矣又如雖如愁如易中必有此字疑此爻必有此象但今不可曉耳銖

晉六三如何見得為衆所信處既不中正衆方不信雖能信之又安能悔亡曰晉之時二陰皆欲上進三處地較近故二陰從之以進問如何得悔亡曰居非其位本當有悔以其得衆故悔可亡焉銖

問六五悔亡失得勿恤往吉無不利伊川以為六以柔居尊位本當有悔以大明而下皆順附故其悔亡下既同德順附當推誠委任蓋衆人之才通天下之志勿復自任其明恤其失得如此而往則吉而無不利此說是否曰便是伊川說得太深據此爻只是占者占得此爻則不必恤其失得而自亦無所不利耳如何說得人君既得同德之人而委任之不疑恤其失得如此則蕩然無復是非而天下之事亂矣假使其所任之人或有作亂者亦將不恤之乎雖以堯舜之聖梟獍益稷之賢猶云屢省乃成如何說既得同心同德之人而任之則在上者一切不管而任其所為豈有此理且彼所為既失矣為上者如何不恤得聖人無此等說話聖人所說卦爻

只是略略說過以為人當著此又則大勢已好雖有所失得亦不必慮而自無所不利也聖人說得甚淺伊川說得太深聖人所說短伊川能得長久之又云失得勿恤只是自家自作教是莫管他得失如士人發解做官這箇却必不得只得盡其所當為者而已如仁人正其誼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相似

失得勿恤此說失也不須問他得也不須問他自是好猶言勝負兵家之常云爾此卦六爻無如此爻吉

晉上九剛進之極以伐私邑安能吉而無咎曰以其剛故可伐邑若不剛則不能伐邑矣但易中言伐邑皆是用之於小若伐國則其用大矣如高宗伐鬼方維用伐邑則不可用之於大可知雖用以伐邑然亦必能日危厲乃吉而无咎過剛而能危厲則不至於過剛矣

看伯豐與盧陵問答內晉卦伐邑說曰晉上九貞吝吝不在克治正以其克治之難而言其合下有此吝耳貞吝之義諸義只云貞固守此則吝不應於此獨云於正道為吝也

明夷

明夷未是說闇之主只是說明而被傷者乃君子也上六小人方是說闇君子去闇尚遠可以得其本心而遠去文王箕子大槩皆是晦其明然文王外柔順是本分自然做底箕子晦其明又云艱是他那佯狂底意思便是艱難底氣象又說貞而不言艱者蓋言箕子則艱可見不必更言之淵

君子用晦而明晦而明地象明日象晦則是不察察若晦而不
明則晦湯沒理會了故外晦而內明乃好學履
明夷初二二爻不取爻義曰初爻所傷地遠故雖傷而尚
能飛問初爻比二二爻似二二爻傷得淺初爻傷得深曰非
也初尚能飛但垂翼耳榦

問明夷是明而見傷者六四爻說者說明夷是好底何獨
非正應又不相比又況下三爻皆說明夷是好底何獨
却以為是姦邪之臣先生無惑其君心而後肆行於外殊
不知上六是暗主六五知不作君說六四之與上六既
此爻却作不好說故其於此爻之義未詳但以意觀之
六四居暗地尚淺猶可以得意而遠去故難入於幽隱
之處猶能獲明夷之心于出門庭也故小象曰獲心意

也上六不明晦則是合下已是不明故初登于天可以
照四國而不免後入于地則是始于傷人之明而終于
自傷以墜其命矣呂原明以為唐明皇可以當之蓋言
始明而終暗也銖

家人

問家人彖辭不盡取象曰注中所以但取二五不及他象
者但只因彖傳而言耳大抵彖傳取義最精象中所取
却恐有假合處榦

問風自火出曰謂如一爐火心有氣衝上去便是風自火
出然此只是言自內及外之意燾○學履錄云是火中有風如一堆火在此氣自薰蒸上出

王假有家言到這裡方且得許多物事有妻有妾方始成

簡家淵

問王假有家曰有家之有只是如風夜後明有家亮采有邦之有謂有三德者則風夜後明於其家有六德者則亮采於其邦有是虛字非如奄有四方之有也銖

或問易傳云正家之道在於正倫理萬恩義萬恩義而不失倫理方可柄一則有傷恩義部萬恩義又有事於倫理如何曰須是於正倫理處萬恩義萬恩義而不失倫理方可

睽

睽皆言始異終同之理淵

問君子以同而異曰此是取而象合体為同而其性各異在人則是和而不同之意蓋其趨則同而所以為同則異如伯夷柳下惠伊尹三子所趨不同而其歸則一

睽而同大象言同而異在人則出處語默雖不同而同歸於理講論文字為說不同而同於求合義理立朝論事所見不同而同於忠碧本義所謂二卦合体者言同也而性不同者言異也不同而異語意與用晦而明相似大抵讀易到精熟後頗倒說來皆合不然則是死說耳又問睽卦無正應而同德相應者何曰無正應所以為睽當睽之時當合者既離其離者却合也銖

問君子以同而異作理一分殊看如何曰理一分殊是理之自然如此這處又就人事之異上說蓋君子有同處有異處如所謂周而不比群而不黨是也大抵易中六十四象下句皆是就人事之近處說不必深去求他此

處伊川說得甚好學履

過舉程子曉之象君子以同而異解曰不能大同者氣稟
物理之人也不能獨異者隨俗習非之人也要在同而
能異爾又如今之言地理者必欲擇地之吉是同也不
似世俗專以求富貴為事惑亂此心則異矣如士人應
科舉則同也不曲學以阿世則異矣事事惟去斯得其
宜過

馬是行底物初間行不得後來却行得大率曉之諸文都
如此多說先異而後同淵
問睽見惡人其義何取曰以其當睽之時故須見惡人乃
能无咎餘

天合作而剔鬚也篆文天作夭而作而淵
宗如同人于宗之宗淵

蹇一卦一串緊語所以差異者為他這般事是差異底事
以却把世間差異底明之世間自有這般差異底事淵

蹇

蹇利西南是說坤卦分曉但不知從何插入這坤卦来此
須是箇變例聖人到這裡看見得有箇做坤底道理大
率陽卦多自陰来陰卦多自陽来震是坤第一畫變坎
是第二畫變艮是第三畫變易之取象不曾確定了他
淵

蹇無坤體只取坎中爻變如沈存中論五姓一般蹇利西
南謂地也據卦体艮下坎上無坤而繇辭言地者往往
只取坎中爻變則為坤矣沈存中論五姓自古無之
後人既如此呼喚即便有義可推淵

潘謙之書曰蹇與困相似君子致命遂志君子反身脩德亦一般殊不知不然象曰澤無水困是盡乾燥處困之極事無可為者故只得致命遂志若山上有水蹇則猶可進步如山上之泉曲折多艱阻然猶可行故教人以反身脩德豈可以困為比只觀澤無水困與山上有水蹇二句便全不同學履○側同

問往蹇來譽曰來往二字唯程傳言上進則為往不進則為來說得極好今人或謂六四往蹇來連是來就三九三往蹇來反是來就二上六往蹇來碩是來就五亦說得通但初六來譽則位居最下無可來之地其說不得通矣故不若程傳好只是不往為佳耳不往者守而不進故不進則為來諸爻皆不言吉蓋來雖乎蹇中也至上六往蹇來

吉則是蹇極有可濟之理既是不往惟守於蹇則見九五之大人與共濟蹇而有碩大之功矣銖

問蹇九五何故為大蹇曰五是為蹇主凡人臣之蹇只是一事至大蹇須人主當之

問大蹇朋來之義曰處九五尊位而居蹇之中所以為大蹇所謂遺大投艱于朕見人君當此則須屈羣策用羣力乃可濟也僩同○履

解

先生舉無所往其來復吉程傳以為天下之難已解而安平無事則當脩復治道正紀綱明法度復先代明王之治夫禍亂既平正合脩明治道求復三代之規模却只使休了而漢之來人主還有理會正心誠意否須是人

主如窮閭陋巷之士治心脩身講明義理以此應天下之務用天下之才方見次第因言神廟大有為之主勵精治道事事要理會過是時却有許多人才若專用明道為大臣當大段有可觀明道天資高又加以學誠意感格聲色不動而事至立斷當時用人參差如此亦是氣數幷逆德明

天地解而雷雨作陰陽之氣閉結之極忽然迸散出做這雷雨只管閉結了若不解散如何會有雷雨作小畜所以不能成雷雨者畜不極也雷便是如今一箇爆杖消六居三大率少有好底負且乘聖人到這裡又見得有箇小人來君子之器底象故又於此發出這箇道理來消問解而拇朋至斯孚何四與初皆不得正內能解而拇朋

以四雖陰位而才則陽與初六陰柔則為有簡所以能解去其拇故得陽剛之朋類至而相信矣銖

則是手高墉聖人說易大槩是如此不似今人說底句來欽夫書與林艾軒云聖人說易却則恁地此却似說得易了淵

損

二簋與簋貳字不同可見其義亦不同淵

懲忿如改大窒欲如防水大雅

問懲忿窒慾忿怒易發難制故曰懲懲是戒於後懲之起則甚微漸漸到熾處故曰窒窒謂塞於初古人謂情竇實是罅隙須是塞其罅隙曰懲也不專是戒於後若是怒時也須去懲治他始得所謂懲者懲於今而戒於後

耳室亦非是真有箇孔穴去塞了但過絶之使不行耳
又曰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風雷益君子以遷
則遷有過則改觀山之象以懲忿窒慾觀澤之象以窒
如汙澤然其中穢濁解汙染人須當填塞了如風之迅
速以遷善如雷之奮發以改過 廣云觀山之象以懲
忿是如何曰人怒時自是恁突尤起未故孫權曰令人
氣湧如山之廣
問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
遷有過則改曰伊川將來相參合說其不曉看來人自
有遷善時節自有改過時節不必只是一件事其看來
只是懲忿如摧山窒慾如填壑遷善如風之迅改過如
雷之烈又曰聖人取象亦只是箇大約彷彿意思如

若說着言語窮他便有說不去時如後面小象若
孔子添幾句也添不去
酌損之在損之初下猶可以斟酌也 淵
問損卦三陽皆能益陰而二與上二爻則曰弗損益之初
則曰酌損之何邪曰這一爻難解只得用伊川說又云
易解得處少難解處多今且恁地說去到那占時又自
別消詳有應處難為定說也 學履
三人行損一人三陽損一一人行得其友一陽上去換得
一陰来淵
或益之十朋之龜為句淵
得臣无家猶言化家為國相似得臣有家其所得也小矣
无家則可見其大淵

問損卦下三爻皆損己益人四五兩爻是損己從人上爻有為人上之象不待損己而自有以益人曰下三爻無損己益人底意只是盛到極處去不得自是損了四爻損其疾只是損了那不好了便自好五爻是受益也無損己從人底意

益

問木道乃行程傳以為木字本益字之誤如何曰看來只是木字渙卦說乘木有功中孚說乘木舟虛以此見得只是木字又問或擊之曰或字衆無定主之辭言非但一人擊之也立心勿恒勿字只是不字非禁止之辭此處亦可疑且鬬之銖

木道乃行不須改木字為益字只木字亦得見一明友子

有个卦之金木水火土有五行之金木水火土如乾金易卦之金也兌之金五行之金也巽為木是卦中取象震為木乃東方屬木五行之木也五行取四維故也

去偽

某昨日思風雷益君子以遷善改過遷善如風之速改過如雷之猛祖道曰莫是才遷善便是改過否曰不然遷善字輕改過字重遷善如捨淡之物要使之自改過如黑之物要使之白用力自是不同遷善者但見是人做得一事強似我心有所未安即便遷之儒用錄云只消當下遷過就他底若改過須是大段勇猛始得又曰公所說蒙與蠱二卦象却有意思如山下有澤損君子以懲忿窒慾必是降下山以塞其澤便是此象六十四卦象皆如此田道一儒用同

問遷善改過曰風是一箇急底物見人之善已所不及遷之如風之急雷是一箇勇決底物已有過便斷然改之如雷之勇決不容有些子遲緩 賜

无吉无咎吉凶是事咎是道理蓋有事則吉而理則過差若是之謂吉而有咎 淵

享于帝吉是祭則受福底道理 淵

益之用凶事猶書言用降我丕德嘉績于朕邦 淵

伊川說易亦有不分曉處甚多如益之用凶事說作凶荒之凶直指刺史郡守而言在當時未見有這守令恐難以此說其謂益之用凶事者言人臣之益君甚難必以危言鯁論恐動其君而益之雖以中行然必用圭以通其信若不用圭以通之又非忠以益於君者也

中行與依見不得是指誰 淵

利用遷國程昌寓守壽春虜人來占得此爻遷來昌菲州二後楊丈有功○淵方子錄云守蔡州

益損二卦說龜一八在二一在五是顛倒說去未濟與既濟說伐鬼方亦然不知如何未濟看來只陽爻便好陰爻便不好但六五上九二爻不是如何益六五以得中故吉上九有可濟之才又當未濟之極可以濟矣却云不宜吉更不可曉舉蒙

大抵損益二卦諸爻皆互換損好益却不好如損六五却成益六二損上九好益上九却不好 淵

用之說丑卦云聖人於陰消陽長之時亦如此戒懼其聲

戒之意深矣曰不用如此說自是無時不戒謹恐懼不成說天下已平治可以安意肆志是到這時方戒懼不成說只才有此放肆便更得麼所以不至耳

揚子王莽字虢有屬若合開口處便雖有劍從自家頭上落也須着說但使功罪各當是非顯白於吾何懷道夫

夬卦中虢字皆當作戶羔反唯孚虢古来作去声看来亦只當作平声

壯于前趾與大壯初爻同此卦大率似大壯只多一畫淵

王子獻卜遇夬之九二曰惕虢莫夜有戎勿恤吉卜者告之曰必夜有驚恐後有兵權未幾果夜遇寇旋得洪帥之辟

問九三壯于頄曰君子之去小人不必悻悻然見於面自

全於遇而而為所濡濕雖為衆陽所愠然志在決陰必能終去小人故亦可得无咎也蓋九三雖與上六為應而實以剛居剛有能決之象故壯于頄則有凶而和柔以去之乃无咎如王允之於董卓温橋之於王敦是也

又曰彖云利有攸往剛長乃終今人以為陽不能無陰中國不能無夷狄君子不能無小人故小人不可盡去今觀剛長乃終之言則聖人豈不欲小人之盡去耶但所以決之者自有道耳又問夬卦辭言孚號九二言惕號上九言无號取象之義如何曰卦有兌體兌為口故多言號也又問以五陽決一陰君子盛而小人衰之勢而卦辭則曰告自邑不利即戎初九壯于前趾則往不勝九二惕號則有戒勿恤壯于頄則凶牽牛則悔亡中

行无咎豈去小人之道須先自治而嚴厲戒懼不可安肆耶曰觀上一六一爻則小人勢窮无號有凶之時而君子去之之道猶當如此嚴謹自做手脚蓋不可以其勢衰而安意自肆也其為戒深矣銖

九二壯于頄看來義自順不知程氏何故訟易之有愠也是自不能堪正如顏杲卿使安禄山受其衣服至道間與其徒曰吾輩何為服此歸而借兵伐之正類此也卦中與復卦六四有獨字此卦諸爻皆欲去陰獨此一爻與六為應也是惡模礪

伊川改九二爻次序看來不必改淵

這幾卦多說那臀不可曉淵

孳孳至悔亡其說得於許慎之淵

莧陸是兩物莧者馬齒莧陸者章陸一名商陸皆感陰氣多之物藥中用商陸治水腫其字紅淵錄云其物難乾○學履中行无咎言人能剛決自勝其私合乎中行則得无咎不但能補過而已未是極至處這是說那徹注閒有此一箇意思斷未得釋氏所謂流注想念等所謂偷則自行去便是這意思照管不著便走將去那裡去又雖無此意孔子作彖所以裨之又辭之不足如自我致寇敬慎不敗之類甚多中行无咎易中却不恁地看言人卢得此又者能中行則无咎不然則有咎淵

中行无咎中未光也事雖正而意潛有所係吝商等所謂偷則自行佛家所謂流注不斷皆意不誠之本也淵

不是說陰漸長為女壯乃是一陰遇二五陽淵

大率姤是一箇女遇五陽是箇不正當底如人盡夫也之事聖人去這裡又看見得那天地相遇底道理出來淵

姤是不好底卦然天地相遇品物咸章剛遇中正天下大行也正之謂姤之時義大矣哉本義云幾微之際聖人所謹與伊川取九五或謂亦以九二言非也銖

問姤之說不同何也曰上面說天地相遇至天下大行也正是好時節而不好之漸已生於幾矣故當謹於此豐履金祝或以為一步重物或以為離為蟹為蠃為蛙為龜為魚象或說離又不知此卦如何有魚魚龜魚便在裡面不知是不是此條未詳淵

包無魚又去這裡見得箇君民底道理陽在下為民淵

有隕自天言能回造化則陽氣復自天而隕復生上來都換了這時節淵

萃

大率人之精神萃於已祖考之精神萃於廟淵

順天命說道理時彷彿如伊川說也去得只是文勢不如此他是說豐萃之時若不用大牲則便是那以天下為一家散漫說說了王假有廟又說利見大人又說用大牲吉大率是聖人觀象節節地看見許多道理看到這裡見有這箇象便說出這一句來又看見那箇象又

說出那一箇理來然而觀象則今不可得見是如何地觀矣澗

問澤上於地萃君子以除戎器戒不虞曰大凡物聚衆盛處必有爭故當預為之備又澤本當在地中今却上出於地上則是水盛長有潰決奔突之憂故聚象如此個不知如何地說箇一樞底句出來澗

孚乃利用禴說如伊川固好但若如此却是聖人說箇影子却恐不恁地想只是說祭升卦同揣

問九五萃有位以陽剛居中正當萃之時而居尊位安得又有匪孚曰此言有位而無德則雖萃而不能使人信故人有不信當脩其元永貞之德而後悔亡也又曰王假有廟是祖考精神聚於廟又為交必能聚已之精神然後可以至於廟而承祖考今人擇日起神多取神在日亦取聚意也銖

問九五一爻亦似甚好而反云未光也是如何曰見不得讀易似這樣且恁地解去若強說便至鑿了學者

升

升南征吉巽坤二卦拱得箇南如看命人虛拱底說話礙地中生木升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木之生也無日不長一日不長則木死矣人之學也一日不可已則心必死矣人隊地中生木升汪文當云曾考究得樹木之生日日滋長若一日不長便將枯瘁便是生理不接學者之於學不可一日少懈大抵德須日日要進若一日不進便退近日

學者才相踈便都休了
問升菴二卦多是言祭祀有升而上通之義又曰六五貞吉升階與萃九五萃有位匪孚元永貞悔亡皆謂有其位必當有其德若無其德則萃雖有位而人不信雖有升階之象而不足以升矣銖
元德問王用亨于岐山云只是享字古文無享字所謂享于岐山與亨于西山云只是說祭山川想不到得如伊川般聖人借此四字論乾之德本非四件事也時舉
說淵
朱子語類卷七十二終

易九

困

困卦難理會不可曉易中有數卦如此繫辭云卦有小大辭有險易辭也者各指其所之困是箇極不好底卦所以卦辭也做得如此難曉如蹇剥吾儕皆是不好卦林錄云不好得分明易曉只有剥卦分明是剥所以分曉困卦林錄云雖是極不好底卦所以難曉林錄云所以之卦辭亦然也是箇進退不得窮極不到底卦所以難曉其大意亦可見又曰看易不當更去卦爻中尋求道理當知何處置這箇與人卜筮決疑惑若道理當為固是便為之若道理不當為自是不可做何用更占却是有二樣事或吉或凶成兩岐道理處置不得所以

用占君是放矢殺人此等事終不可為不成也去占又如做官喊污邪僻由徑求進不成也去占個○學不失其所守這句自是說得好淵李敬子問致命遂志曰致命如論語見危授命與士見危致命之義一般是送這命與他自家但遂志循義都不管生死不顧自命猶言置死生於度外也個○沈木云澤先水田君子道窮之時但當委致其命以遂吾之志而已致其命是送這命與他不可復為我之有雖委致其命而志則自遂無所回屈伊川解作推致其命雖說得通然論語中致命字都是委致之致見危授命告是此意授之意言將這命授與之也

問磬困於株木如何曰在困之下至困者也株木不可坐又問伊川將株木作初之正

應不能屈他如何曰恐說磬字不去學履

問困於酒食本義作鞶帨於所欲如何曰此是困於好底事在困之時有困於好事者有困於不好事者此又是好又當困時則為困於好事如感時花濺淚恨別鳥驚心是為好娛戲底物這時却發人不好底意思是因好物而困也酒食鞶帨亦如此又問象云中有慶也是如何曰他下面有許多好事在學履

問朱綬方來利用享祀曰以之事君則君應之以之事神則神應之

朱紱赤紱若如伊川說使書傳中說臣下皆是赤紱則可詩中却有朱芾斯皇一句是說方叔於理又似不通葢之精力只推得到這裏淵

問困二五告利用祭祀是如何曰他得中正又似取无應而心專上底意思學履祭祀享祀想只說箇祭祀無那自家活人却某他人祭

說淵

六三陽之陰上六陰之陰故將六三言之則上六為妻淵

井

井象只取巽入之義不取木義淵

井是那掇不動底物事所以改邑不改井淵泡至亦未繘井羸其瓶以泡作一句亦未繘井羸其瓶是一句意謂幾至而止如繘未及井而瓶敗言功不成也學履

木上有水井說者以為木是汲器則後面却有瓶瓶自是瓦器此不可曉怕只是說水之津潤上行至那木之妙這便是井水上行之象問恐是桔槔之類曰亦恐只此又云汞上露珠便是下面水上去大率裏面水氣上則外面底也上淵

用之問木上有水井曰巽在坎下便是木在下面漲得水上上来如桶中盛得兩斗水若將大一斗之木沉在水底則木上之水亦長一斗便是此義如草木之生津潤行上行直至樹末便是木上有水之義雖至小之物亦然如菖蒲葉每晨葉葉尾皆有水池本作皆如珠顆雖藏之家室亦然非露水也池本云或云嘗見野老說芋葉尾每早亦含水珠須臾出之照乾則無害若太陽未照為一物所挾落則芋實焦一枝無矣或生蟲此亦菖蒲潮水之類因曰然問如此則井字之義與木上有水何預曰木上有水便如井中之水水本在井底却能汲上来給人之食故取象如

此用之又問程子汲水桶之說是否曰不然木上有水是木穿水中漲上那水若作汲桶則解不通矣且與後面羸其瓶以之說不相合也（學履同而畧又注云說木在下面漲得水來這箇話是別人說不是義理如此）

綱程沙隨以為輻牛如今廢井中多有之淵

九三可用汲以上三句是象下兩句是占大槩是說理決不是說汲井淵

若非王明則無以收拾人才淵

收雖作去聲讀義只是收也淵

革

問革二女志不相得與睽不同行有異否曰意則一但韻而叶之爾學履

易之順乎天而應乎人後來人畫說應天順人非也

問革之象不曰澤在火上而曰澤中有火盖水在火上則水滅了火不見得水決則火滅火炎則水涸之義曰中有火則二物並在有相息之象否曰亦是恁地學履

澤中有火水能滅火此只是說陰盛陽衰火盛則克水水盛則克火此是澤中有火之象便有那四時改革底意思君子觀這象便去治曆明時林艾軒說因革卦得曆法云曆須是年年改革不改便差了一度此說不然天度之差盖緣不曾推得那曆元定却不因不改而然曆豈是那年年改革底物治曆明時非謂曆當改革盖四時變革中便有箇治曆明時底道理淵

澤中有火革盖言陰陽相勝復故聖人治曆明時何林艾

軒掌言聖人於革著治曆者蓋曆必有差須時改革方得此不然天度固必有差須在吾術中始得如度幾年當差一分便就此添一分去乃是又云曆數微耶如今下漏一般漏管稍澁則必後矣稍闊則必先矣沫子而子沫午而午淵

澤中有火自與治曆明時不甚相干聖人取象處只是依稀地說不曾確定指殺只是見得這此意思便說淵

革言三就言三番結裹成就如第一番商量這箇是當革不當革說成一番又更如此商量一番至於三番然後說成了却不是三人來說淵

問革下二爻有謹重難改之意上三爻則革而善益事有新故革者變故而為新也下三爻則故事也未變之時必當謹審於其先上三爻則變而為新事矣故漸漸好曰然又云乾卦到九四爻謂乾道乃革也是到這處方變了學�essay

未占有孚伊川於爻中占字皆不把做卜筮尚其占說淵

或問大人虎變是就事上變君子豹變是就身上變曰豈止是事上也從裏面做出來這箇事却不只是空殼子做得文王其命維新也是他自新後如此堯克明俊德然後黎民於變大人虎變正如孟子所謂所過者化所存者神上下與天地同流豈曰小補之哉補只是這箇裏破補這一些小功只是補如聖人直是渾淪都換過了如鑪鞴相似補底只是銅露聖人却是渾淪鑄過或曰孟子說得恁地想見做出來應是新人耳自

曰想亦只是從五畝之宅樹之以桑起看他三四次只
恁地說又曰如那如其禮樂以俟君子意思孟子都無
這便是氣魄處又曰未見得做得與做不得只說著教
人歡喜胡泳○僩錄云因說葦卦曰葦之是更革之謂到
流豈曰小補之哉小補之者謂扶衰救弊逐旋補綴如
鄭謐家事相似若是更革則須徹底重新鑄造一番非
止小補而已湯武順天應人便是如此孟子所說
王政其效之速如此想見做出來好看只是大綱此又
少此如其禮樂以俟君子底意思或曰不知他如何做
曰須是從五畝之宅百畝之田雞豚桑麻處做起兩三
番如此說想不
過一只是如此做

鄭少梅解革卦以為風爐爐亦解得好初爻為爐底二爻為
爐腰處上爻是爐口
鼎

正位凝命恐伊川說得未然此言人君臨朝也須端莊安
重一似那鼎相似安在這裏不動然後可以凝住那天
之命如所謂協於上下以承天休
用之解鼎顛趾利出否无咎或曰據此爻是凡事須用與
他翻轉了却能致福曰不然只是偶然如此此本是不
好底爻却因禍致福所謂不幸中之幸鼎顛趾本是
不好却因顛仆而傾出鼎中惡穢之物所以反得利而
无咎非是故意欲翻轉鼎趾而求利也或言浙中諸公
議論多是如此云凡事須是與他轉一轉了却因轉處
與他做教好曰便是浙中近來有一般議論如此若只
管如此存心未必真有益先和自家心術壞了聖賢做
事只說箇正其義不謀其利明其道不計其功凡事只

如此做何嘗先要安排紐捏須要着此權變機械方好做做事又況自家一布衣天下事那裏便教自家做知他臨事做出時如何却無故平日將此心去紐捏揣摩先弄壞了聖人所說底話光明正大底綱領條目且念自家心先正了然後於天下之事先後緩急自有次第逐旋理會道理自分明今於昏明明德未曾理會得便先要理會新民工夫及至新民又無那親其親長其長底事却便先萌箇計功計獲底心要如何濟他如何有益少間盡落入功利窠窟裏去固是此理無奈然亦自有先後緩急之序今未曾理會得正心脩身便先要治國平天下未曾理會自己上事業便先要開物成務都倒了孔子曰可與立未可與權亦是甚不得已方說此話然須是聖人方可與權若以顏子之賢恐也不敢議此磨而不磷涅而不緇而今人纔磨便磷纔涅便緇如何更說權變功利所謂未學行先學走也而今諸公只管講財貨源流是如何兵又如何民又如何陳法又如何此等事固當理會只是須識箇先後緩急之序先其大者急者而後其小者緩者今都倒了這工夫子路問君子子曰脩己以敬曰如斯而已乎曰脩己以安人顏淵問仁子曰克己復禮仲弓問仁子曰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曾子將死宜有要切之言及孟敬子問之惟在於辭氣容貌之間此數子者皆聖門之高第及夫子告之與其所以告人者乃皆在於此是豈遺其遠者大者

而徒告以近者小者耶是必有在矣某今病得十生九死已前數年見浙中一般議論如此亦嘗竭其區區之力欲障其末流而徒勤無益不知瞑目以後又作麼生可畏可歎

得妾以其子得妾是無緊要其重却在以其子處顛趾利否伊川說是得妾以其子无咎彼謂子為王公在喪之稱者恐不然淵

問鼎耳革是如何曰他與五不相應五是鼎耳鼎無耳則動移不得革是換變之義他在上下之間與五不相當是鼎耳變革了不可舉移雖有雉膏而不食此是陽爻陰陽終必和故有方雨之吉學蒐

刑劉班固使来若作形渥却只是浥濕渾身淵

六五金鉉只為上已當王鉉了却下取九二之應来當金鉉盃推排到這裏無去處了淵

震

震亨止不喪匕鬯作一項看後面出可以為宗廟社稷又做一項看震便自是亨震来虩虩是恐懼顧慮而後便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便不喪匕鬯文王語已是解震亨了孔子又自說長子事文王之語簡重精切孔子之言方始條暢須拆開看方得

言人常似那震来時虩虩地便能笑言啞啞到得震驚百里時也不喪匕鬯這箇相連做一串說下来淵

震未便說到誠敬處只是說臨大震懼而不失其常主器之事未必兼辭便有此意看来只是傳中方說

震來虩虩是震之初震得来如此淵
億喪貝有以億作噫字解底淵
震六二不甚可曉大槩是生於憂患而死於安樂上六不
只當固守便好六五是全好但能恐懼於未及身之時可得无咎然亦不免他
人語言礙

艮

艮其背背字是止字衆中分明言艮其止止其所也錄云問
極解得好又言艮其背一句是脳故衆中言是以不獲其身
行其庭不見其人四句只略對子方
艮其背背只是言止也人之四體皆能動惟背不動取止
之義各止其所則廓然而大公明德

艮其背便不獲其身不獲其人行其庭對艮
其背只是對得輕身是動物不道動都是妄然而動斯
妄矣不動自无妄淵
因說不獲其身曰如君止於仁臣止於忠但見得事之當
止不得見此身之為利為害方將此身預其間則近理
便壞了古人所以殺身成仁舍生取義者只為不見有
个方能如此學履
艮其背渾只見得道理合當如此私意不得不獲其身
其背了靜時不獲其身動時不見其人所以永辭傳中
說是以不獲其身至无咎也周先生所以說定之以行
義中正而主靜這依舊只是就艮其背邊說下来不是

內不見己外不見人這兩卦各自是一箇物不相干來
淵

趙共甫問艮其背不獲其身曰不見有身也行其庭不見
其人曰不見有人也曰不見有身不見有人所見者何
物曰只是此理過
時止則止時行則行止固是止池本行然行而不失其正
池本作理乃所以為止也個
問艮之象何以為光明曰定則明凡人胷次煩擾則愈見
昏昧中有定止則自然光明程子所謂泰宇定而天光
發是也學履

艮卦是箇最好底卦動靜不失其時其道光明又剛健篤
實輝光曰新其德背艮之象也艮居外卦者入而省吉

礪錄云艮三八一卦之上九上九又皆好惟蒙卦半吉半凶如賁之上九白賁
无咎上得志也大畜上九何天之衢道大行也蠱上九
不事王侯志可則也頤上九由頤厲吉大有慶也損上
九弗損益之大得志也艮卦敦艮之吉以厚終也蒙卦
上九擊蒙不利為寇利禦寇雖小不利然卦文亦自好
蓋上九以剛陽居上擊去蒙蔽只要恰好不要太過太
過則於彼有傷而我亦失其所以擊蒙之道如人合灸
十五棒若只決他十五棒則彼亦無辭而足以禦寇若
再加五棒則太過而反害人矣為寇若為人之害也禦
寇者止人之害也如人有疾病醫者用藥對病則彼足
以祛病而我亦得為醫之道若藥不對病則反害他人
而我亦失為醫之道矣所以象曰利用禦寇上下順之

惟如此則上下兩順而無害也淵

八純卦都不相與只是艮卦是止七不相與內不見己是內卦外不見人是外卦兩卦各自去淵守約閒易傳艮其背之義曰此說似差了不可曉若據夫子說止其所也只是物各有所止之意伊川又却於解艮其止止其所也又自說得分明恐上面是失點檢求之易傳云雖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此說甚當至謂艮其背為止於所不見竊恐未然據彖辭自解得分曉曰艮其止止其所也上句止字便是卦字故下文便繼之云是以不獲其身更不言艮其背也止是當止之處下句止字是解艮字所字是解背字蓋云止於所當止也所即至善之地如君之仁

臣之敬之類不獲其身是無與於己不見其人是亦不見人無己無人但見是此道理各止其所也艮其背是止於止行其庭不見其人是止於動故曰時止則止時行則行伯豐問如舜禹不與如何曰亦近之繼曰未似若遺書中所謂百官萬務金革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是此氣象大槩看易須謹守彖象之言聖人自解得精密平易後人看得不子細好用己意解得不是若是虛心去熟看便自見如乾九五文言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水流濕火就燥雲從龍風從虎聖人作而萬物覩夫子因何於此說此數句只是解飛龍在天利見大人覩字分明解出見字聖人作便是飛龍在天萬物覩便是人見之如占得此爻則

利於見大人也九二見龍在田亦是在下賢德已著之人雖未為世用然天下已知其文明亦是他人利見之非是此兩爻自利相見凡易中利者多為占得者設蓋活人方有利不利若是卦畫何利之有屯卦言利建侯也只是卦如何去利建侯蓋是占得此卦者之利耳晉文公占得屯豫皆得此辭後果能得國若常人占得亦隨高下自有箇主宰道理但占者占卜至筮是事體重者故爻辭以其重者言之又問屯何以利建侯曰屯之初爻以貴下賤有得民之象故其爻辭後云利建侯又問如何便是爻辭與所占之事相應曰自有此道理如世之抽籤者尚多有與所占之事相契又曰何以見得易專為占筮之用如王用享于岐山于西山皆是享字古字多通用若占人之君欲祭山川占得此卦即占公用享于天子若諸侯占得此卦則利於近天子耳凡占若爻辭與所占之事相應即用爻辭斷之萬一占得卦象上討義正淳謂二五相應却得利建侯又須別於卦象上討義二五不相應如何曰若得應爻則所祈望之人所指望之事皆相應如人臣即有得君之義不相應則亦然昔晉文公伐衛過五鹿六爻俱變此二卦名義自是不好李壽翁斷其占云用兵之人亦不得用兵講和之卦是離離為甲冑為戈兵有用兵之象却變為坎坎險阻在前是兵不得用也兌為口舌又悅也是講和之象却變為艮艮止也是議和者亦無所成未幾衛公旋敗湯思退亦敗皆如所占（潛錄見下條）

伯豐問艮山所得於程門者云艮內外止人欲又如門限然在外者不得入在內者不得出此意如何曰何故恁地說因論艮其背象云止其所便是解艮其背蓋人之四肢皆能運轉惟背不動止其所之義也程傳解作止於所不見恐未安若是天下之事皆止其所已何以爲人亦何與焉此所謂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問莫是雖有天下而不與之意否曰不相似如所謂百官萬務金輦百萬之衆飲水曲肱樂在其中萬變皆在人其實無一事是也又云艮其背靜而止也行其庭動而止也萬物皆止其所只有理而已不獲其身不見其人」因論彖象文言解得易直是分曉精密但學者虛心讀之便自可見如見大人文言分

明解聖人作而萬物覩之類是也艾軒只是占得此卦艾之辭看作何用謂如屯之利建侯也自是卦畫何嘗有建侯意思如晉文公占之便有用也又如王用享于岐山亨字合作享字是王者有事于山川之卦以此推之皆可見矣傑

不獲其身不得其身也猶言討自家身己不得又曰欲出於身人不要一件物事便須以身己去對副他若無所欲則只恁地平平過便似無此身一般又曰伊川解艮其背一段若別做一段看却好只是移放易上說便難通須費心力早去方始說得出又曰上下敵應不相與猶言各不相管只是各止其所又曰明道曰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兩忘也說得最好便是不獲其身

行其庭不見其人不見有物不見有我只見其所當止
也如為人君止於仁不知下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於仁為人臣止於敬不知上面道如何只是我當止於敬只認我所當止也以至父子兄弟夫婦朋友大事小事莫不皆然從伊川之說到不獲其身處便說不來至行其庭不見其人越難說只做止其所止更不費力（孫）艮其背不獲其身只是道理所當止處不見自家自己（李錄云也不知是痛不知是痒不知是利不知是害）不見利不見害不見痛痒只見道理如古人殺身成仁舍生取義皆是見道理所當止處故不見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只是見得道理合當恁地處（李錄云只見道理不見那人云但見義理之當止不見吾之身但見義理之當為不知為張三為李四）蘇

是止於所不見曰伊川之意如說閑邪存誠如所謂制之於外以安其內如所謂蔬聲亂色不亂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襲錄云接內字今按易傳已無之一除二十字此意亦自好但易之本意未必是如此）伯恭又錯會伊川之意謂止於所不見者眼雖見而心不見恐無此理伊川之意却不如此劉公度問老子所謂不見可欲使心不亂是程子之意否曰（李錄有老子不然字）老子之意是要得使人不見故溫公解此一段認得老子本意（李錄云溫公解云不見可欲是防閑民使之聖人之意不見與上文不貴難得之貨相似）使人無思無欲（李錄云是使之無思等無計較）實其腹治蔽其心是要得人充飽（李錄云是使充飽無餒）弱其志是要得人不爭（李錄作使之）強其骨是要得人作勞（後人解得皆過高了從周）

○李錄云温公之說止於此後人推得太高此皆是言聖人治天下之事與易傳之言不同○曼錄云通書云背非見也亦似伊川說止非為也亦不是易本意語錄中有云周茂叔謂看一部華嚴經不如看一艮卦下面注云各止其所他這裏却看得好○方子有詳畧

易傳艮其背一段只是非禮勿視聽言動則止於所不見無欲以亂其心不獲其身者蓋外假無非禮之視聽言動則內自不見有私己之欲矣外物不接便是姦聲亂色不留聰明淫樂慝禮不接心術慢惰邪僻之氣不設於身體之意又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易中只是說艮其止止其所之四肢百骸皆能動作惟背不能動止於背是止得其當止之所明道答橫渠定性書舉其語是此意伊川說却不同又是一說不知

伊川解艮其止止其所也又說得分曉却解艮其背之自有異想是照顧不到周先生通書之說却與伊川同也或問不見可欲此心不亂與艮其背之說何如曰老氏之說非為自家不見可欲看他上文皆是使民人如此虛其心亦是使他無思無欲實其腹亦是使他飽煖温公注如此解又曰艮其背看伊川說只是非禮勿視聽言動今人又說得深少間恐便走作如釋老氏之說屏去外物也又因說止於所不見曰非禮之事物須是常去防閑他不成道我恁地了便一向去事物裏面

問艮其背不獲其身是靜中之止行其庭不見其人是動中之止伊川云內欲不萌外欲不接如是而止乃得其

正似只說得靜中之止否曰然此段分作兩截艮其背不獲其身為靜之止行其庭不見其人為動之止總說則艮其背是止之時當其所而止矣所以止時自不獲其身行時自不見其人此三句乃艮其背之効驗所以彖辭先說止其所也上下敵應不相與也却云是以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也文間止有兩義得所止之止是指義理之極行止之止則統人事所為而言曰然時止之止止字小得其所止之止止字大此段干夫全在艮其背上人多是將行其庭對此句說便不是了行其庭是輕說過緣艮其背既盡得了則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矣學履

問伊川解外物不接內欲不萌此說如何曰且外物不接意思亦難理會尋常如何說這句某詳伊川之意當與人交之時只見道理合當止處外物之私意不接於我曰某嘗問伯恭來伯恭之意亦如此然據其所見伊川之說只是非禮勿視聽言動底意思問先生如何解行其庭不見其人曰如在此坐只見道理不見許多人是也曰如此則與非禮勿視聽言動之意不協曰固是不協伊川此處說恐有可疑處看彖辭艮其止止其所也止此便是釋艮其背之文艮其止便是引艮其背辭文或以止字或以止字解艮背字不可知伊川於此下解云聖人所以能使天下順治非能為物作則也惟止之各於其所而已此意却最解得分明艮其背恐當只如此說萬物各有所止着自家私意不得艮其背不獲其身只見道理不見自家

行其庭不見其人只見道理不見他人也洽

問伊川艮其背傳看来所謂止者正謂應事接物之時各得其所也今云止於所不見又云不交於物則是無所見無所交方得其所止而安若有所見有所交時是全無可止之處矣曰這處無不見底意思周先生也恁地說是它偶看這一處錯了相傳如此但看孔子釋彖之辭云艮其止止其所也蓋此一句即是說艮其背人身皆動惟背不動這便是所當止處此句伊川却說得好若移此處說它腦子便無許多勞攘夔孫

問易傳云止於其所不見則無欲以亂其心又云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如是而止乃得止之道恐外物無有絶而不接之理若拘拘然務絶乎物而求以不亂其心是在我都無所守而外為物所動則柰何曰此一段亦自可疑外物豈能不接但當於非禮勿視勿聽勿言勿動四者用力之

艮云外物不接內欲不萌始須如此視聽中知言說參而終身順從心此亦是始終之道

問伊川曰止於所不見則須遺外事物使其心如寒灰槁木而後可得無與釋氏所謂面壁工夫者類乎竊謂背者不動也艮其背者謂止於不動之地也心能不為事物所動則雖處紛拏之地事物在前此心淡然不為之累雖見猶不見如好色美物人固有觀之而若無者非以其心不為之動乎易所謂行其庭不見其人者意或以此先生批云艮其背下面系傳云艮其止止其所也

上下敵應不相與也解得也極分明程傳於此說亦已得之不知前面何故却如此說今移其所解傳文之意上解經文則自無可疑矣經作背傳作正蓋以正解背義或是一處有誤字也 枡

咸艮皆以人身為象但艮卦又差一位 淼

艮其腓咸其腓二卦皆缺不全身上取義而皆主靜如艮其趾能止其動便无咎艮其腓亦是動物故止之不能止其隨是不能極止其隨限而動也所以其心不快限即在腰所在初六咸其拇自是不合動六二咸其腓亦是欲隨股而動則凶若不動則吉 蕃

艮其限是截做兩段去 淵

漸

山上有木木漸長則山漸高所以為漸 學履

漸九三夫雖不好夫征不復婦孕不育却利禦寇今術家極言利婚姻底日不宜用兵利相戰底日不宜婚嫁正是此意蓋用兵則要相殺相勝婚姻則要和合故用不同也 學履 閒同

卦中有兩箇孕婦字不知如何取象不可曉 淵

順相保也言須是上下同心協力相保聚方足以禦寇 閒

歸妹

歸妹未有不好只是說以動帶累他 淵

而終字伊川說未安 淵

月幾望是說陰盛 淵

豐

豐亨王假之須是王假之了方宜　勿憂宜日中若未到這
箇田地更憂甚底王亦未有可憂宜照天下是貼底閒
句淵

或問豐宜日中宜照天下人君之德如日之中乃能盡照
天下否曰易如此看不得只是如日之中則自然照天
下不可將作道理解他日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
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自是如此物事到
盛時必衰雖鬼神有所不能違也問此卦後面諸爻不
甚好曰是他成豐大了這物事盛極去不得了必衰也
人君於此之時當如奉盤水戰兢自持方無傾側滿溢
之患若才有纖毫驕矜自滿之心即敗矣所以此處極
難崇寧中群臣創為豐亨豫大之說當時某論其人

當豐亨豫大之時而為此說君臣上下動以
此籍口於是安意肆志無所不為而大禍起矣
天地盈虛與時消息而況於人乎況於鬼神乎天地是舉
其大体而言鬼神是舉其中運動變化者通上徹下而
言如雨風露雷草木之類皆是曰驟雨不終朝自不能
久而況其小者乎又曰豐卦衆許多言語其實只在日
中則昃月盈則食天地盈虛與時消息數語上這盛得
極常須謹守得日中時候方得不然便是偃仆傾
壞了又曰這處去危也只是一間耳須是兢兢如奉盤
水方得又曰須是謙抑貶損方可保得又曰這便是康
節所謂酌酣離被時候如何不憂危謹畏宣政間有以奢
侈為言者小人却云當豐亨豫大之時須是恁地侈泰

方得所以一面放肆如何得不亂王假之尚大也只是王者至此一箇極大底時節所尚者大事耳

仲思問動非明則無所用之明非動則無所用曰徒明不行則明無所用空明而已徒行不明則行無所向冥行而已猶

問豐九四近幽暗之君所以有豐其蔀日中見斗之象亦是他本身不中正所致故象云位不當也曰也是如此

學蒙

豐其屋天除翔也似說如翬斯飛樣言其屋高大到於天除却只是自敞廣闊或作只是自障礙學蒙○淵同

九三爻解得便順九四上六二爻不可曉看來聖人會得九四上六爻文義又與三爻不同

旅

不知聖人特地做一箇卦說這旅則甚淵

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却只是火在山上之象又不干旅事

資斧有做齎斧說底這資斧在巽上說也自分曉然而旅中亦豈可無備禦底物事次第這便是淵

旅六五上逮也不得如伊川說一矢亡之亡字如秦無亡矢遺鏃之亡不是如伊川之說易中凡言終吉者皆是初不甚好也又曰而今只如這小小文義亦無人去解析得學蒙

巽

巽卦是於重巽上取義重巽所以為申命淵

問重巽重字之義曰只是重卦八卦之象皆是如此問申字是兩番降命令曰非也只是丁寧反復說便是申命巽風也風之吹物無處不入無物不鼓動詔令之入人淪肌浹髓亦如風之動物也○學履錄不如命令之問巽順以入於物必極乎下有命令之象而風之為物又能鼓舞萬類所以君子觀其象而申命令曰風便也見貪入物事因言丘墓中棺木能番動皆是風吹盖風在地中氣聚出地面又散了

九二得中所以過於巽為善用吏巫紛若吉看來是箇盡誠以祭祀之吉占

九三頻巽不比頻復復是好事所以頻復為无咎巽不甚好底事九三別無伎倆只管今日巽了明日巽何足

可吝

六四田獲三品伊川主張作巽於上下說說得較牽強无初有終也彷彿是伊川說始未善是无初之而善是有終自貞吉悔亡以下都是這一箇意思一如坤卦先迷後得以下都只是一箇意思淵

九五先庚三日後庚三日不知是如何看來又似設此為卜可之占模樣盡之先甲三日是辛後甲三日是丁此卦先庚三日亦是丁後庚三日是癸據丁與辛皆是古人祭祀之日但癸日不見用處

兌

兌說若不是剛中便成邪媚下面許多道理都從這箇剛

先庚後庚是說那後面變了底一截淵

中來外來說以先民如利之而不庸順天應人筆卦純
筆命上說兌卦純說上說後人都做應天順人說了到
了順天應人是言順天理應中人心胡致堂管見中辨這
箇也好淵

說若不剛中便是違道干譽淵

兌異卦爻辭皆不端的可以移上移下如剝卦之類皆確
定移不得不知是如何如和兌商兌之類皆不甚親切
為復是解到末梢會賴了看不子細為復聖人別有意
義但先儒解亦皆如此無理會

九五只是上比於陰故有此戒

渙

問萃言王假有廟是卦中有萃聚之象故可以為聚祖考
之精神而為享祭之吉占渙卦既散而不聚本象不知
何處有可立廟之義淵是卦外立義謂渙散之時當聚
祖考之精神邪為復是下卦而設立廟之義邪曰坎固是有鬼神之義然此卦未必
是因此為義且作因渙散而立廟說大抵這處都見不
得學蒐

此卦只是卜祭吉又更宜涉川王乃在中是指廟中言宜
在廟祭祀伊川說得那道理多了他見得許多道理了
不肯自做他說須要齊楷放在經上淵

渙是散底意思物事有當散底號令當散積聚當散群隊
當散淵

渙卦亦不可曉只以大意看則人之當渙者莫甚於已私

其次渙便渙散其小小群隊合成其大其次便渙散其號令與其居積以用於人其次便渙去患害但六四一爻未見其大好處今爻辭却說得恁地浩大皆不可曉剛來不窮是九二來做二柔得位而上同是六二上做三此說有此不穩却為是六三不換做得位然而甚這箇例只是一爻互換轉移無那隔礙兩爻底淵閒剛來而不窮窮是窮極來處乎中不至窮極否曰是居二為中若在下則是窮矣學蔡渙奔其机以卦變言之九二自內來居二得中而不窮所以為安如机之安也六四是自二往居四未為得位以其上同於五所以為得位象辭如此說未窮若云六四上應上九為上同恐如此跳過了不得此亦是依文解義說終是不見得四來居二之為安二之於四為得位是如何學蒙

奔其机也只是九來做二人事上說時是來就那安處淵渙其躬志在外也是舍己從人意思

老蘇云渙之九四曰渙其群元吉夫群者聖人之所欲渙以混一天下者也此說雖程傳有所不及如程傳之說則是群其渙非渙其群也蓋當人心渙散之時各相朋黨不能混一惟九四能渙小人之私群成天下之公道此所以元吉也老蘇天資高文義為文章故此等說話皆違其意大抵渙卦上二三爻是以渙濟渙也道夫

渙其群乃取老蘇之說是散了小小底群隊併做一箇東坡所謂合小以為大合大以為一又曰如太祖之取蜀

取江南皆是渙其群渙有位之義但不知四又如何當得此義

渙其群言散尒群做大群如將尒物事幾把解來合做大把東坡說這一又最好緣他會做文字理會得文勢故說得合淵

渙汗其大號號令當散如汗之出千毛百竅中迸散出來這箇物出不會反却不是說那號令不當反只是取其如汗之散出自有不反底意思淵

渙汗其大號聖人當初就人身上說一汗字為象不為無意盖人君之號令當出乎人君之中心由中而外由近而遠雖至幽至遠之處無不被而及之亦猶人身之汗出於中而浹于四體也道夫

散居積須是在她正位方可淵

渙王居无咎象只是節做四字句伊川泥其句所以說得王居无咎差了上九象亦自節了字則此何疑

節

說汨行險伊川之說是也說則欲進不有險在前進去不得故有止節之義又曰節便是阻苦之意

太地節而四時成天地轉來到這裏相節了更沒去處今年冬盡了明年又是春夏秋冬到這裏斷了更去不得這箇折做兩截兩截又折做四截便是春夏秋冬他是自然之節初無人使他聖人則因其自然之節而節之如修道之謂教天秋有禮之類皆是天地則和這箇都無只是自然如此聖人法天做這許多節措出來淵

戶庭是初爻之象門庭是第二爻之象戶庭未出去在門庭則已稍去矣然又位上推戶庭主心門庭主事淵

問君子之道貴乎得中節之過雖非中道然猶於不節者如何便會凶九二不出門庭雖是失然亦未矣爲甚恁退守節者乃以爲凶何也先生沉思良久曰這處便使局定不得若以吾言之且只爲下少間自有應處眼下皆未見得若以道理言之則有可爲之時乃不出而爲之這便是凶之道不是別更有凶又曰時乎時不再來如何可失

安節是安穩自在甘節是不辛苦嘆力底意思甘便對那苦甘節與礼之用和爲貴相似不成說臣得甘節吉時也要節天下大率人一身上各自有箇當節底淵

節卦大抵以當而通爲善觀九五中正而通本義云艾爲通豈水在中間必流而不止邪曰然又問觀節六爻皆三多凶在險中是處節者也故四在險初而節則亨五在險中而節則甘上在險終雖苦而無悔益節之時當然也下三爻在險外是未至於節而預知節之義初知通塞故无咎二可行而反節三見險在前當節而又以陰居剛不中正而不能節所以三爻凶而有咎不知是如此否曰恁地說也說得然九二一爻看來甚好而反云凶終是解不穩與履

中孚

問中孚字與信字恐亦有別曰伊川云存於中爲孚見於事爲信說得極好因舉字說孚字從爪從子如鳥抱

字之象今之乳字一下邊從子盖中所抱者實有物也中間實有物所以人自信之學履

中孚小過兩卦鷰突不可曉小過左甚如云弗過防之則是不能過防之也四字只是一句至弗過遇之與弗遇之皆是兩字為絶句意義更不可曉學蒙

中孚與小過都是有飛鳥之象中孚是箇卵象是鳥之未出殼底孚亦是那孚膜意思所以卦中都說鳴鶴翰音之類翰音登天言不知亦終者盖說一向低歷去不知通去不得這兩卦十分解不得且只依稀地說豚魚吉這卦中他須見得有豚魚之象今不可考占法則莫須是見豚魚則吉如鳥占之意象若十分理會看便須穿鑿淵

裏在內剛得中這箇是就全體看則中虛就二體看則中實他都見得有孚信之意故換作中孚伊川這二句說得好他只遇着這般齊整底便說去若遇不齊整底便恁地說不去淵

問澤上有風中孚風之性善入水虛而能順承波浪洶湧惟其所感有相信從之義故為中孚曰也是如此風去感他他便相順有相孚之象又曰澤上有風中孚須是澤中之水海即澤之大者方能信從乎風若糞溝之水則其性急流就下風又不奈他何

問中孚是誠信之義議獄緩死亦誠信之事故君子盡心議獄緩死只是以誠意求之恐則能感人心淵

於是言聖人取象有不滯窒處如此之類今也只得恁地解祖是不甚親切

九二爻自不可曉看來我有好爵吾與爾靡之是兩箇都要這物事所以鶴鳴子和是兩箇中心都愛所以相應如此因云潔淨精微之謂易自是懸空說箇物在這裏初不慥著那實事其曾謂說易如水上打毬這頭打來那頭又打去都不慥著水方得今人說都打入水裏去了胡泳錄云讀易如水面打毬不沾著水方得若著水便不活了今人却要按從泥裏去如何看得○學蒙

鶴鳴子和亦不可曉好爵爾靡亦不知是說甚底係辭中又說從別處去淵

問中孚六三大義是如何曰某所以說中孚小過皆不可曉便是如此依文解字看來只是不中不正所以凶

喜樂都無常也學蒙

小過

中孚有卵之象小過中間二畫是鳥腹上下四陰爲鳥翼之象鳥出乎卵此小過所以次中孚也學蒙

小過大率是過得不多如大過便說獨立不懼小過只說這行喪用都只是這般小事伊川說那禪讓征伐也未說到這箇大槩都是那過低過小底意思飛鳥遺音雖不見得遺音是如何大槩且恁地說淵

小過是過於慈惠之類大過則是剛毅果敢底氣象淵

小過小者過而亨不知小者是指甚物事學蒙

飛鳥遺之音本義謂致飛鳥遺音之應如何曰看這象似有物蟲之聲之意如賈誼鵩鳥之類學蒙

山上有雷小過是聲在高處下来是小過之義飛鳥遺之音也是自高處放聲下来學履

小過是小事又是過於小如行過乎恭喪過乎哀用過中平儉皆是過於小退後一步自賤底意思壽

行過恭用過儉皆是過於小退後一步之意學履

初六飛鳥以凶只是取其飛過高了不是取遺音之義學

三父四祖五便當妣過祖而遇妣是過陽而遇陰然而陽

不可過則不能及六五却反向来六二上面淵

九四弗過遇之過遇猶言加意待之也上六弗遇過之疑

亦當作弗過遇之與九三弗過防之文體正同淵

九四弗過遇之一句眹不得所以下兩句都沒討頭處又

曰此爻小象恐不得如伊川說以長字為平聲用之貞

便是不可長久勿用永貞是莫常常恁地又曰莫一向要進

終不可長也爻義未明此亦當闕備

密雲不雨大槩是做不得事底意思淵

弋是後世底意却只弋得這般物事淵

問叶韻曰小過初六不可如何也六二臣不可過也九三

凶如何也曰是叶了九四又轉韻若仍從平聲位不高

也終不可長也便是叶了六五已上也上字作平聲上

六已亢也便也是平聲上字无平聲若從側聲但終

不可長也長字作音伏則當孚上字亢字皆叶矣時在

韻中

既濟

亨卜當作小亨大率到那既濟了時便有不好去所以說小亨如魯時正觀之盛便向那不好去淵

既濟是已濟了大事都亨只小小底正在亨通若能戒懼得常似今日便好不然便一向不好去伊川意亦是如此但要說做亨小所以不分曉又曰若將濟便只是不好去了學蒙

初吉終亂便有不好在未後底意思淵

高宗伐鬼方疑是高宗舊自占得此爻故聖人引之以證此爻之吉凶如箕子之明夷利貞帝乙歸妹皆恐是如此又曰漢去古未遠想見一並之書皆存如漢文帝之占大橫庚庚都似左傳時人說話又曰夏啓曾占得此卦學蒙

問三年克之憊也言用兵是不得已以高宗之賢三年而克鬼方亦不勝其憊矣曰言兵不可輕用也學履

問既濟上三爻皆漸漸不好去盡出明而入險四有衣袽之象曰有所疑也便是不好底端倪自此已露五殺牛則已自過盛上濡首則極矣而亂矣不知如何曰然時運到那裏都過了康節所謂飲酒酣耐開花離披時節所以有這樣不好底意思出來學履

六四以柔居柔能慮患豫防盖是心低小底人便能慮事柔害底人心不麤慮事細密剛果之人心麤不解如此淵

既濟初九義无咎也咎字上聲六二以中道也道亦上聲音斗九三損平聲憊字通入備字改作平聲則音皮六

四有所疑九五不如西隣之時又吉大來也來字音黎
上六何可久也久與已通已字平聲為朞

未濟

取狐為象上象頭下象尾淵

問未濟所以亨者謂之未濟便是有濟之理但尚遲遲故謂之未濟而柔得中又自有亨之道曰然小狐汔濟汔字訓幾與幾卦同既曰幾便是未濟未出坎中不獨是說九二一爻通一卦之體皆是未出乎坎險所以未濟學履

（一本注云十數本記此一段尤詳但今未見黃本記此）

不續終也是首濟而尾濡不能濟益不相接續去故曰不續終也狐大濡其尾則濟不得矣學履

易不是說殺底物事只可輕輕地說若是確定一爻吉一爻凶便是楊子雲太玄了易不恁地兩卦各自說濡尾濡首不必拘說在此言首在彼言尾大槩既濟是那日中衛晡時候盛了只是向衰去未濟是五更初時只是向明去聖人當初見這箇意思便說出這一一爻來或是從陰陽上說或是從卦位上說他這箇說得散漫不恁地逼拶他他這箇說得疏到他疏時疏得無理會若只要統名義上求他便是今人說易了大失他易底本意周公做這爻辭只依稀地見這箇意便說這箇事出來大段散漫趙子欽尚自嫌某說得疏不知如今煞有退削了處譬如箇燈籠安四箇柱這柱已是礙了明若更剔去得豈不更是明亮所以說不可為典要可見得他散漫淵

未濟與既濟諸爻頭尾相似中間三四兩爻如損益模樣顛倒了他曳輪濡尾在既濟為无咎在此卦則或吝或貞吉這便是不同了

曳輪濡尾是只爭此之時候是欲到與未到之間不是不欲濟是要濟而未敢輕濟如曹操臨敵意思安閑如不欲戰老子所謂猶若冬涉川之象涉則必竟涉只是畏那寒了未敢便涉淵

初六亦不知極也極字猶言極則又曰猶言畏至也亦不知極也極字未詳考上下韻亦不叶或恐是故字今且闕之

未濟九四與上九有字皆不可曉只得且依稀如此說又曰益損二卦說龜一卦在五爻是顛倒此卦爻一卦在二爻

卦爻既濟說伐鬼方亦顛倒不知是如何學蒙

看來未濟只陽爻便不好但六五上九兩爻不如此六五謂其得中故以為吉上九有可濟時之才又當未濟之極可以濟矣亦云不吉更曉不得學蒙

問未濟上九以陽居未濟之極宜可以濟而反不害首窮謂未濟則當寬靜以待九二九四以陽居陰皆當靜守上九則極陽不中所以如此曰也未見得是如此大抵時運既當未濟雖有陽剛之才亦無所用況又不得位所以如此學蒙

問居未濟之時未可動作初六柔不能固守而輕進故有濡尾之吝九二陽剛得中得正曳其輪而不進所以平吉曰也是如此大槩難曉其解也且備禮依舉人解說

又曰坎有輪象所以說輪太槩未濟之下卦皆是未可進用濡尾曳輪皆是此意六三未離坎體也不好到四五已出乎險方好上九又不好又曰濡首分明是狐過水而濡其首今象却云飲酒濡首皆不可曉嘗有人著書以彖象文言為非聖人之書只是而今也着與孔子分疏（一本云只是似這處）（上貴之分疏所以有是說）既濟未濟所謂濡尾濡首分明是說野狐過水今孔子解云飲酒濡首亦不知是如何只是孔子說人便恁地不得礙他人便恁地不得

語類卷七十三終